金粟齋先生文集

金栗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一目録

書疑

金栗齋先生文集卷十一目録終

金栗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大學

大人之學與小學不同所學皆脩己治人之事明德即性之德天命之性虛靈不昧本無不明但爲氣質物欲所牽蔽而明者有時昏故大學以明明德爲本然明德而不親民則德從何處明故又曰在親民明德是體親民是用然欲明德親民又豈有他道只在止至善止至善是明德親民一箇簡易的工夫至善即明德之質純粹精也故曰至善人能不爲氣質物

欲所牽蔽使此性復其本體常爲吾心之主乃是止
譬如人之居止既居之而又安之不居固不是止居
之而不安或又有他遷亦不是止至善是規矩明德
親民是方圓規矩在我而爲方爲圓無不各中其度
人能止於此善則德明民親而大學之能事畢矣故
下節只言止至善之功而足能得是得至善而止之
矣明明德於天下一句尤見明德爲體親民爲用之
意治國是明明德於國齊家是明明德於家脩身是
明其明德正心以上是明明德之事格致是始事物

即知之蘊所謂衆理萬事是也心通乎物謂之格人之生莫不有知而或爲氣質物欲所牽蔽則此知不能通物而知亾故須致致者致其至也復其本然之知而不使有一毫之蔽是致此知既致則善惡所在知之眞矣意豈有不誠意既誠心豈有不正格致誠正是一時事先人以鏡爲喻甚明心是鏡知是鏡之光致知是磨去鏡上塵垢垢既去則光自復而無微不照便是物格隨物之妍媸付物而一無所爲便是意誠雖有五者次第而工夫分用不得脩齊治平則

有等級然能盡格致誠正之功而齊家治國平天下祇是餘事

知即心之虛靈處物即虛靈之蘊意則知之感物而動者是知與心無內外先後意有內外先後知心之體意心之用物格知致意誠則心正矣故以心承三者以起下脩身

周禮呼五典爲五物呼六德六行六藝爲三物聖經物字本於此非泛用者

大學是教人求盡此性性之量無外不能明德固非

性不能親民亦吾性之量有未盡處故孟子道性善止稱堯舜正謂堯舜既明德又能親民能盡此性孔子便不能盡親民之性所以汲汲皇皇今日之齊明日之衛席不暇暖求以親民豈是孔子於性分外有所事

誠意章以下各有大意誠意在致知之後其善惡所在知之眞矣只恐人有自欺之蔽故戒以毋自欺下三句即毋自欺之實然曰意只是已所獨知而人不能與故其功只在愼獨愼獨二字說得極切極好由

意而遡之心心之體本虛所謂廓然而太公是也其有忿懥四者乃此心應物之迹物過而迹泯此心復還其廓然之體便是正正乃正心之正指心體言所謂心役之也未來而迎既來而過既去而留皆是所心有所而體不正不是言用心不在焉一節纔言用由心而見之身則此心已加於物故變言親愛五者皆情也情以順應爲常辟非情之正也由身而見之家則有家衆相接故以孝弟慈言皆行也行則見於身形於家而家可齊矣由家而見之國又豈有異道

亦不過由吾之孝弟慈者一本於實心實行而足以感動國人耳故又出一機字仁而能使一家皆仁讓而能使一家皆讓則感化之機自存乎其中所謂一人定國者非感化有機如何一人能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句正是一人定國之證堯舜是誠有仁者也但國去家遠其間必有求諸人非諸人者而德禮刑政之用所不免矣夫謂脩身在正其心心正則身脩謂齊家在脩其身巳不能無賴於教矣謂治國在齊其家又不能無德禮刑政之煩至於天下又遠非能

絜之以吾心之矩如何平絜矩二字雖至平天下而發而脩身齊家治國皆有矩絜但家國與身家相去近故情可以感行可以觀化求諸人非諸人而矩可絜天下遠非情行感化可及惟念財者民之心天下之心之所同愛者莫如財人君能以愛財之矩絜而不奪民財天下無餘情矣易之渙正言聚天下之道而九五以渙王居爲君之渙此絜平天下之矩之所由來然欲不奪民財非用得其人不可故又須用人能用得其人夫然後能以民心爲巳心而矩絜生財

用人原非對待先言得衆得國是言得國之道在得民也次言善則得之善則是能絜此矩三言忠信以得之忠信是所由以絜此矩之心言有是心則能得此矩然財用實國家所不可缺故末前四節又言國家生財有道而不必於奪民財以終生財之義末一節言務財用之起自小人以見不奪民財之必在用人以終用人之義經云明明德於天下人君到治天下處而猶以矩絜則信乎明其明德於天下而天下無心外之治大學之能事畢矣古者天子征列國惟有貢無賦財則九貢

之財列國之孤卿大夫亦列
國自舉用人則九兩之人

學庸言致字言窮其所事之量之盡也如致知則窮乎知之量中和則窮中和之量論語致哀自致皆此義不可說推極涉用上去細看大學八條目工夫只在致知字實致得致知工夫誠意以下皆舉而措之耳

忠信以得之忠是未發之中信是實也忠之德如是誠者天之道也誠字正是忠信孔子曰主忠信必有忠信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皆是物也發已循物正是

忠信之用

中庸

性命于天道率于性而人之[illegible]而出多有不以道者故聖人又教以脩道夫人之所以能爲人者賴有此道道如何可須臾離道不可須臾離則脩道之功亦不離於須臾而後可是故不覩不聞而戒懼獨見獨聞而愼脩道之功於是爲至中間別無間隙無註

中尤字意

喜怒節起末節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未發

則情未着於物何有於偏故謂之中此則天命之性然也發則着於物矣而皆能中節情皆自性而達何有于乖故謂之和此則率性之道然也但人之生也拘於氣稟汩於物欲未發不能中既發不能和而失夫中和則又當求以致之致即致知之致此又修道之教夫天地萬物皆囿于吾心吾心能致中則存諸內者廓然而大公能致和則形諸外者物來而順應致中則天地位致和則萬物育中庸論工夫言不覩聞是起處論效驗便說位育是極處初看若遠而其

實至近中和不在戒懼外位育不在中和外

二十七章發育峻極是中和之體三千三百是中和應事接物之用待其人之人卽能戒能愼者尊德性尊字說得甚好必有是德性然後可因是而加道問學之功德性言尊則未嘗有爲而人亦不能以有爲加之問學言道則其所當爲者甚悉而不容有遺漏三千三百亦只是極言其多耳何以能盡尊德性工夫是戒愼恐懼道問學工夫是愼獨

道不遠人以下三章是就道之卑近者言道不遠人

章言脩已治人素位章言常行行遠章言進學進學常行脩已治人費之小者此三章爲盡舜以下三章言遠大而達大在德業上見大孝章言德而德至受命極矣無憂章言創業達孝章言守業皆業而業至治國如示諸掌極矣費之大者此三章爲盡中言鬼神章何也天地間道理或大或小或微或顯莫非鬼神所爲故以鬼神言而間於六章之間六章皆人事費隱而此章乃天道費隱費隱之迹至是無餘藴矣陽明謂中庸篤行之句卽是上四句中事別無篤行

此言難體知行雖合一然有知有行學者先就其分處觀得明白然後求合一則知其合一之眞而無疑若止說合一而不究其分處則知行又是箇渾淪的物而義益不明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見於書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知卽知成功卽行擇善固執擇善屬知固執屬行博審愼明四字已是篤意若四字之上又加篤亦贅且未明辨的事不應行如何可篤行

致曲卽致知知知之所至無微不入無隱不照何等委

曲故必有以窮致其曲然後知至而意誠觀尊德性
五句見致曲意致曲章言誠之者入誠之功誠者章
言誠之者之功用大哉章承上二章而申言致曲之
功及其功用尊德性節是致曲居上不驕節是功用
之大如是功用而至於居上居下有道無道無不宜
則人事盡而誠之者之能事畢矣故下二章但申言
居上居下之事以足其義
惟天下至誠章言至誠能盡性至誠之道章言至誠
能盡神二章皆至誠能事無息章言至誠之功用仲

尼章言仲尼能盡至誠之道人能盡至誠之道而至
於大德小德莫不備則天道盡而至誠之能事畢矣
故下二章但申言大德小德以足其義
中庸三支首支終引索隱是言能盡三達德者夫子
也末支終引仲尼是言能盡至誠之道者夫子也哀
公章內論下學處是費之小論治天下處是費之大
總是言夫子能盡費隱之道此書爲道學作而三支
皆歸結於夫子非苟然者
中庸末章論下學之功以至其極夫學而不爲已則

所學皆非其學故以爲己爲先知幾則知此學之本在於心而謹持其心趨向乃不差然欲持其心惟在於不覩不聞處用力而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則持心之至也能持其心而後能持身而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則持身之至也能持身然後能治人人之行能不待言動而敬信則民之勸與威也豈待賞怒乎盖德成而化行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能治人而後能治天下德進而至於無言則天下之平也豈待吾之顯其恭乎盖近篤而遠擧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治而

至此謂之至治德而至此謂之至德脩道之功至而有以復乎天命之性是德也何德也即天而可以言人即人而可以言天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始足以言之嗚呼盛哉此書首章言性而卒歸於位育位育性之極致也末章言學而卒歸於天下平天下平學之極致也性之體無外學之分有限故其所至不同然學而至於篤恭則與性者同德是又二而一也聖賢立言良有攸當

論語

自謀不待言爲人謀不忠此便是有人已之分君臣父子夫婦昆弟倫之大而親者人多信朋友不能信便是有大小親疎之分人心有此二分間隔便不是仁孔門教人只是一件求仁曾子此時猶恐此心不能渾然一體故日以是省

此章是就創國時言事是國初所立法凡初立一法必須深思審處可久而後立萬全而後立乃是敬既立須持之以信法立而能信則民皆有守而國立矣然敬事之事不過是賦役刑罰三者而已此外無餘

事賦有正共不節用則國用有時而之不能不過取何以能守正共之信刑有定法不愛人則此威有時而逞不能不妄殺何以守常刑之信役民雖無常事然必須以時不以時則未免妨民之力而此賦無從出刑罰之濫必矣故法既立又必能節用愛人時使而後能守此信而無斃後人看得此章粗了如何治千乘之國敬事而信是立法節用以下是行政

夫子論學曰主忠信論政曰必忠信以得之及其論質亦曰必有忠信如丘者焉此忠信止是實心有生

之初即有此心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即此心也大人以學與政言赤子之心以質言非有二說

三年無改此是子之志與父異者夫子恐其不俟三年而改便是急行巳志死其父之心故教之以三年無改以盡子道非謂父不可行者亦必待三年註欠分別

詩者樂之章六詩以六德爲本情性有不出於正如何可入樂思無邪就作詩人說是淫詩必非夫子所

删取者

志學之志專看直到從心處都是此志不惰三十而立是心中已有定見蓋人有定見而後能立不惑則所見已融知天命則又見得事理大頭腦見得此頭腦一以貫之無遺矣耳順從心不過知命之學積熟致然然聖人進德無已使出是而之所至又必有別

服勞奉養人子事親之常盡此二者二者若出眞誠便是孝色難只是要看他眞誠

灌以前天子諸侯禮想同灌以後天子必有別樣繁

縟儀節而諸侯不得為故孔子觀禘至此始覺有感

嘗禘本非夫子所欲觀但受賜已久人情安習故不

感於禘之初而到此乃感

君使臣勢所必使禮則有當使不當使即當使亦當

以人道使之故夫子曰以禮君臣以義合臣事君多

是為祿位即能脩職業亦未必能盡心故夫子曰以

忠而其義必至於臨難有不可奪之節而後盡禮在

勢外忠在職業外事使上用此二字的然有見

能好仁如是則必能惡不仁惡不仁雖如是恐終是

資性剛烈非涵養致然故夫子分爲二人好仁孔門如顔子是四勿請事是能惡不仁子路是聖門惡不仁的觀其以行三軍求勝顔子如何能好仁

道之在天下無窮盡無方體豈聞見所能盡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此是實言實事故以死爲證一以見此道之難於聞一以見此道所係之重而人生不可不聞道一以見聞道之能盡人道而可死一以見聖人之急欲聞道而期以朝夕一以見聖人愛道甚於愛生而不惜以生博道有志於道者想此言心膽

當戰驚何可以不汲汲

忠恕是一貫的工夫忠恕到熟處便是一貫無二道曾子平日在忠恕上積習將有得故一聞一貫之呼即應之速而無疑門人尚囿在忠恕故曾子只告以忠恕後人說此是聖人忠恕便支離

人無二心心無二德謂之曰仁人則必有禮有義有知而其仁偏重謂之曰義人則必有仁有禮有知而其義偏重德豈有孤立之理故曰必有鄰

脩己治人無二道孔子使漆雕開仕必其於此道已

盡開自以爲未能信便見開實能盡此道顏子見卓爾未由時亦只是不能信前輩謂曾點漆雕開見大意此言未然謂點見大意卽是開是實造到大處孔子未嘗使門弟子仕而由求輩皆仕使開仕而開不仕非是實造到大處何以能此

裘馬與朋友共敝是欲撤去人巳藩籬毋伐毋施巳見得人巳一家不待撤子路正是日月至焉處顏子是三月不違時節但有時而違不能如聖人之純耳夫子則物各付物而不論人巳古人言志直是實心

觀此三節便見得顏淵子路夫子所造

不違仁者仁在心有時而違也仁爲主此是巳造到仁處而存養未熟日月至者此心之欲未淨盡而克巳之功不怠故有時而至仁處欲爲主違巳至而還之也至未至而偶至也

人之學惟爲其所當爲而不爲禍福利害所惑然後用力專而學成務民義者必須遠鬼神勇於義者必須不祭非其鬼聖人往往並言之良有意

德與藝相因德至而後藝精藝精而德愈至二者雖

有本末而不可相無聖人動容周旋中禮非能游藝者不能游乃優游之游動容周旋純熟自然若由性出不必經心也

用之則行言有道可行舍之則藏言有道可藏須觀下句有字顏子問仁問爲邦之後夫子一生道德功業盡屬顏子故云然

博文約禮是初入門工夫文者禮之見於外者也文不中節處則非禮則當約博約誠不可言先後克己復禮是收成工夫博約到盡處而涵養未熟己私猶

有時竊發故須克克則有一割而絕之義蓋此時禮已在吾心纔有已便覺覺便克去不勞餘力博約是坤道克復是乾道此正在顏子三月不違時節或曰此與曾子唯一貫時如何曰禮以達文即是一貫曾子已能唯而顏子猶未免問目曾子天資實此時工夫已充到實盡處顏子天資英邁此時猶未充得盡若充得盡便是堯舜氣象觀夫子告爲邦四代禮樂分明是許以王佐又稱其用舍行藏與已同分明是許以天德曾子終身事業亦能治國平天下但與顏

子分量不同學者論二子事業須先識二子分量

請問其目只是目仍有綱在心是也學者須先有戒愼恐懼之心而後能行得非禮勿視聽言動的事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是愼獨

可與共學是有志然猶或有他岐之惑故未可與適道此章當與吾十有五志於道二章並看可與共學是有志可與適道是志於學志於道可與立是三十而立與據德可與權是耳順不踰矩依仁游藝聖人初無二語但此章主教者立教言志道章主學者進

德言吾十有五章是聖人自言進德之次故其立辭不同

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言字必名字之悞古經上豈無悞字後人信書不信理若之何

臧武仲四子所長在此四行而他行不及故文之以禮樂則裁成之道盡而可以成人若說兼四子之長不是次節非答子路之言思義授命不忘平生之言皆子路所長聖人決不以所長讃子路胡氏曰此子路之言是覩子路從我之喜尚勇之聞子路是箇負

所長的人

子路問事君意只在犯然犯乃子路所能而不欺爲難不欺是眞見得此事在所必諫有不容已者纔好犯犯非臣子正道求名賣直任性飾辭俱是欺聖人此荅雖以明臣子不可輕犯以抑子路然不欺二字實犯者所當自審不審便取禍

書禮樂皆直言其事惟詩多咏物而其意與可以遠奇故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可以達政可以專對但待人自悟子貢因學知詩子夏因詩知

學皆是悟

五美本非美惟善用之則爲美四惡本非惡惟不善用之乃爲惡尊之屛之其功只在研幾研其幾而斡旋之則不必別求其美而不美乃所以爲美不必求勝其惡而惡轉爲美矣子張務外好高五美四惡皆務外之事夫子正欲其於外處斡旋向內便是美政便不是惡政猶之與言終與之也旣終與之則出納時節不當吝

李氏謂子張問仁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三章皆與

前後文體大不相似予謂六言六蔽義甚明確當是夫子之言問仁與五美四惡不惟文體不類而義亦可疑五美義猶可執持問仁章先泛言五者而又曰於天下再言恭寬信敏惠而但言其效不言其所施問者何所執持此必體樊遲問仁章爲之而未得其旨樊遲言恭敬忠先言居處執事與人各有所施曰之夷狄不可棄言其所施亦如此也此曰恭寬信敏惠曰於天下問者更無下手處此必子張之門人因其師好高而如是附會以成其好高之病

孟子

孟子與梁惠王論王道處鑿鑿可行先以養生之源然後立常產以養然後立學校以教亦何難事但其終歸在人君節用愛人上當時列國兵爭安能節用安能愛民此孟子之道所以終於不行皆伯道之餘殃未息直至漢興而後息

擴充是由心下念念有常以漸而至於充此等處用力不得大抵止是持得此心定不忘亦不正必有事焉優游厭飫以俟其自至別有作爲便是助長學者

心體之乃得

父之生子性與氣全付與他故曰父子一體天之生人也亦然性具天地之帥氣具天地之撰但能以直養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此是實理故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程子謂贊化育之贊非贊佐之贊正識此意學者須體認程子此意方見道

不得於言與知言有在人在巳之分何以見所長不得於言便是巳之言有詖淫邪遁處我能知此言則我無不得於言之病矣蹶趨是氣一動志之粗迹孟

十九

子只欲人易曉故以蹶趨言其實志在心其諸發於外一喜一怒一哀一樂皆是氣喜怒哀樂有過處皆是氣一皆能動志集義是念念在義非其義則雖祿之天下不顧如其義則雖殺身而直前更不以利害之念雜其間纔是集義知之眞行之決便是義集而氣生義足以激發此氣志是根集義是栽培浸灌氣是枝葉有事是一意集義正忘助是集義中有此等念慮爲之間又要先除去此等念慮然後集義之功純而此氣自生遇義與道自能配而無所疑懼

一陰一陽之謂道此句是言天地化生之機繼之者善之善是性之本原成之者性之性是善之流派善注於人而爲性則有氣雜其間所以有善不善然不害性之本善故孟子只曰性善是就本原上說得其性之眞後人紛紛議論俱是就氣上見然卽謂之氣質之性便是邀客而分主人之庭庭中豈無外客但有主在至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則是遜其庭以共客矣此皆是後人過認處過則便不得其正天命之謂性天命之性豈有不善天命有不善則率性之道

從何處得來脩道之教正是言氣質之性中庸甚說得平正

巨室當時列國是周室東遷王綱解紐天王不能自主政教號令以致國勢陵夷遣使求金求車大宰賵妾天王狩河陽皆是得罪列國處所以列國敢於沮格興滅而不復知有天王此豈獨列國之罪實則天王得罪有以致之使當時天王果能毅然自立以興復周室爲已任則千里之王畿如故文武之憲章具在何施而不可何爲而不成列國孰不翕然從革謂

之曰沛然德教溢乎四海勢固宜然此章乃孟子王佐設施不惟識得與王之理且又識得當時與王之勢意孟子歷聘之轍必先及東周而當時天王不足與言徒託諸空言也噫

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察則明之盡也此字不可輕看人於人倫上有一小節不盡道便於人道有虧

初入門便進而與言既坐定又就而與言此正小人側媚之態君子立身以禮卽王驩是箇好人孟子亦决不爲此臣下相弔之禮雖未見而不歷位與言不

踰階相揖朝廷之上自有明禮此等禮可通上下故孟子引以自律註譏以君命弔非是此章可與弔滕章並看弔滕不言委諸既治弔公行子不言委諸禮皆孟子託辭

觀匡章見絕後能自克如是雖古聖賢何以加此等人即使父只是箇逞凶恣暴他亦有善處何至致其父之絕戰國策載章母得罪章父父殺母埋馬棧下予詳章見絕必是殺母的事父欲殺他母章痛苦迫切其責父豈容幾諫必是苦口逆耳沮撓其父不容

他舉手章父是蓄怒於母故既殺其母并絕其子多是諫父時得罪不然則是殺母之餘怒未創又移及其子覩孟子引世俗不孝而不及聖門色難不敬何別等論必是章處父尚有愧聖賢處但其情有可矜故孟子與之游又加禮貌不然孟子是箇嚴巖巖於惡惡的人決不肯待章如是

父子一體父欲其子之善固其天性豈有見善而不爲子勉見不善而不爲子戒自抑其天性慭然若此者孟子謂父子之間不責善此言雖謎直至于責善

則離然後始覺得責善不好處然自責善以至離中間情節相去尚遠人固有一責而遂善者何嘗離有再三責而後善者亦未嘗離至于離必是子不受責或反激而與我抗然後始有離安得要其極之如是而遂先閉其入善之門謂父子之間不責善周公嘗撻伯禽矣撻又責之變易子而教此是集衆子弟以便一人之教不得以是而證父不責子善孟子此章多是有爲而發有爲之言難以常義論

悅賢只在舉而用之養乃末節耳悅而不能舉已失

悅賢之道若并此末節亦闕何以謂之悅賢孟子立言是如此能養能舉殊欠輕重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學問本是欲人明善誠身助人爲善然不以求放心爲主而徒鈎玄貪多習藝文反助人爲惡蓋此心不正多見多識皆姦雄之資秦漢以後諸奸邪多有學問

大任是擔當得一世事不是徒有其位此等人必須其平素先熬煎過百般苦惱的然後心志始堅貞筋力始壯健肌膚始完厚苦得勞得忍耐得所以遇着

艱大變故來便擔當得住肯向前若素從豢養優閑中來的人終不濟事本文必先二字不可放過盡天意硬欲是如此不是適然

陽明謂盡心節爲生知安行次節爲學知利行末節爲困知勉行予初不能信旣而繹其義知天是與天爲一非以此知彼之知乃信事天立命是學知利行困知勉行

孟子言說事者三章宋牼言說道當主仁義而不言利句踐言說當尊德義而不取必於行說大人言能

藐大人而後言盡三章以尊德義爲主尊德義自然不取必於說行自然不言利自然無大人之畏當時說客只因無德義可尊而以說行爲得計凡可以行吾說者無所不至故孟子作此三章三章外似無說道三代以前是求賢或聞而聘或知而舉春秋以降列國兵爭賢者辟世辟地而一二縱横之徒爲技能所使於是以口舌自薦而當時謂之說客由此說而進身者多孟子歷聘列國亦是說但其情主於行道救民覩其與齊梁諸君言眞是能尊德義能藐大人

能不言利與儀秦之術不同惜乎當時不能用
孔子稱伯夷叔齊不念舊惡孟子稱柳下惠介未知
何據惠之介猶有魯論三黜不去處是介夷齊自孤
竹入周諫武王伐紂及武王伐商遂不食周粟而死
雖以武王順天應人之舉而非其所見且不惜一死
自明夫子何以見其不念舊惡蓋人之偏出於性而
未加學問之功夷之性見清之爲是而執其清惠之
性見和之爲是而執其和此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
智者見之謂之知是也然清曰聖之清和曰聖之和

則其察識涵養之功已有以到得清和至處到得清至處自有見於和到得和至處自有見於介雖其清其和終不能如聖人之時出决不至如常人之執而不通往而不反此固其德之所造有必然也聖人知德之真故稱夷齊曰不念舊惡稱惠曰介不必於迹上有據其處武王一節夷齊以是爲必不可故死而不悔不得以是而律夷齊之常

達者推此而逼之彼也充則達之盡無欲害人無穿窬卽不忍不爲之心見於事者不忍只一無欲害人

盡矣不爲端緒多無穿窬是其顯而最可羞者究其
微則無受爾汝之心亦羞惡所在以言不言餂人亦
穿窬之類人固有不爲穿窬而甘受爾汝甘以言不
言餂人者若只一不爲穿窬則一自好者盡之矣故
充不爲之心必達於無受爾汝及以言不言餂人之
類而悉去之而後能滿其量仁也義也是就一念一
事言仁義不可勝用無所往而不爲義是就滿其量
言滿其量則不忍不爲之心皆從此出如之何可勝
用

見知者道行於時也道行然後人得見而知而其傳也遠有典有則徵之當時貽之後世故雖後世世衰道微而五百歲後猶有聞之者出以興起斯道於當世五百歲乃聖人肇生之會自堯舜至湯湯至文王文王至孔子皆五百餘歲而孔子未得行其道人無以見知故孟子發此章之論以爲斯道斯世之慨而且以自慨然其實道不行不得使人見而知將何以使人聞而知且復興起也夫子得邦家其設施作爲必有大焉者決不止行夏時誅少正卯却萊夷敗費

人喒三都數者而今聞知只數者此數者見知者也信乎古先聖王之道非有見知者章其美於先後必無聞知者之興起也孟子之言要有所見

語録

大學言學故叙進學之方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工夫有次第不可紊中庸言道而因及入道之方只混言知仁勇而亦以知爲先孟子言擴充言違言求放心言集義言爲仁只言入道而不言工夫計其功亦不外大學數語此方孔子授之曾子曾子授之子

思子思授之孟子孔門相授守此方

古人立詞章必先有主故其文首尾有照應如稱舜大孝首曰大德其卒也受命便與天通矣稱武周達孝首曰繼述其卒也只是治國如示諸掌中庸言道理便推極到位天地育萬物大學言學只至平天下而極各有攸當

孔門之教皆是攻其短以求變化其氣質氣質變而後賢人君子出其間如答問孝言敬言色難答問事君言勿欺答問士言行已有恥之類皆是諸子短處

至於朽木糞墻之喩則又若罵詈然當時諸子並未聞有間言故各有成就今之學者往往自諱其短一有言及便不能平如之何有艮子弟出其間令之成材也難有由然矣

後世少人材只爲國家以詞章取人之過辭章意味雋永資性美者亦終身檢點辭章不盡不暇及身心

淑慝

古人無書讀而古之好人恒多無外欲以遷無外習以染本然之心在故循本心行便做得箇好人後人

要讀書只爲要步古人行迹以淑此心而不知書曰以多讀者日以不給又上人以詞章取士學者日以讀書作文爲第一義不知有身心所當檢點如之何復有聖賢生其間國家欲爲人材計當復古鄉大夫比法而以舉業參焉庶其可

三代以後只爲悞看了學字所以起今日講學者紛紛之疑古人之學只是躬體力行體之躬而有不逮處自然求之心不知處便會去求知不行處便會去求行畢竟得有入頭處大學何曾有人先說格物致

知中庸何曾有人先說戒懼愼獨皆是他經行處必有此情節乃得入所以用力精切今人只以講論文義爲學只於講論上求入頭未經體驗縱得有入頭處亦不肯實用其力以馴至樂事勸功惡可已處蓋所見非其所求得必不樂學今之成材也難正坐此病

敬是持心的工夫戒愼恐懼是也徹下是戒愼恐懼徹上便是緝熙敬止

氣在天地間無停機故一闔一闢而不見其斡旋入

禀天地之氣以生故人之氣亦一呼一吸雖夜息不止方夫夜息之時豈有人斡旋他天地委蛇之氣自然而然也此氣存則生亾則死善保生者不敢縱情欲以耗此氣

常道不明人不見其美所以往往逃入異端孟子反經二字真是知柄靶所在今喪中用二氏以其有許多熱鬧處然古禮熱鬧人不見予喪二親時尚雜有俗禮予室喪一做古禮行觀者各有興起習湊雖濃人心不死國家能如周禮設一黨正復古只在五年

七年問

天虛也虛中必有實大地是也地實也實中必有虛故乘水而水不入載水而水不漏一氣之運甚疾地在天中爲氣所逼所以不沉地依氣之說是天依形之說難推

言人之道率性之謂道言天地間道一陰一陽之謂道只此二句盡了道之義其餘千言萬語總是贅

近思録說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一段道理已盡了又說孟子去其中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此言支

雖養氣乃脩道中事道脩而氣自浩若謂道理至養氣而盡則脩道養氣又有兩様工夫恐無此理養氣二字原爲告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一句說來使當時無告子此言孟子未必有此段發揮

今之居官者往往假威以朘削百姓家居或又恣賄囑自謂爲老計爲子孫計卒之能爲老計者十無二三能爲子孫計者絕無今鄉間有窮困不肖子弟多是富貴祖宗貪求太過初爲子孫作馬牛不知竟爲子孫作蛇蝎士嘗問學識義理不能辨義利已不可

利害亦不辨如士何

夫子答司馬牛問仁是因病而施之藥答仲弓問仁是未病而滋養之藥答顏子問仁是滋養深而元氣復又防病根竊發之藥聖人教人猶良醫用藥隨時劑量各中肯綮故活人最多

仁義禮智之性雖至愚未嘗無聲色臭味之性雖至聖所必有葢是性也與生俱生者也有是生即有是性生盡而性始滅聖人生知安行者生知有仁義禮智之性之當存而安以存之也生知有聲色臭味之

性不嘗徇而安以不徇也聖人雖老死而聲色臭味之性豈能無後世視聖人大高乃謂聖人之心淡然無欲若老氏之無釋氏之空反求諸心無一時能與此心相似遂謂聖人爲不可學而不知聖人之無欲有而無也與老釋氏之無與空不同學者識得此義然後知聖人可學而至

萬物盛衰之理末與初相因初時生理盛則其衰也恒速初時生理微則其衰也恒遲觀之桃李松柏可見人事盛衰亦然但人事有斡旋生理處

延平靜坐與中庸戒慎恐懼有別戒慎恐懼有脩道的念慮若呆坐便是僻居業録云人須持敬亦要義理來浸灌方得此心悅懌

栗齋先生文集卷十一終

恭跋文集後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好仁也先生從龍外王父也何都人士景仰沒世不忘揆厥所由有微當哉自先子（諱尚厚）辱館甥先季父邑傅士（諱尚嗣）出門下雅守先生之訓即從龍瞠乎其後猶幸及於十三行末

旦夕杖屨非獨外孫之以先生之學淵源
洙泗而以其餘力囊括百氏凡所論著斐
乎情止乎禮義以約為博即文是行方伯
范公望著清朝素嚴一字之褒衮然而弁
其首不啻玄晏之重三都矣從龍方嚮往
之末能何敢輕置一喙竊惟先生以詩應

選貢之科初丞會稽旣補廬陵卒掾幕檄
歸養頭尚黑也科甲數奇宦遊拓落令人
三復扼腕雖然道途不老木鐸誰宣行使
止尼彼蒼自有機權在先生居林下三十
餘年日與二三子講明濂洛關閩宗旨晉
修家乘要於聯九族復古禮厚風俗辭嚴

義正凜乎麟經遺意已而註周禮作六交
原意作書疑又嘗注意於尚書書傳故僅得
五子之歌一卷未覩全書惜哉公以好古
而叅周孔之心抉未剖之秘以待後之學
者其有功於聖門甚大如集中所載抒寫
性靈證嚮今故或致頌而寓規或同目而

異意若化工之賦物各肖其形以出夫天不求有物不得已而物生則氣機自流先生不求有文不得已而文見則精光自爍何者有文者有文文者先生嘗言文章須發所以然方得聖賢語脉否則製如美錦鏡中花耳如生意何以先生之論律先生

之文以先生之文律先生之行具眼者遡
流可窮源已年近耄猶懸一榻於一經堂
展而入終酉而退即當轇轕坎坷中一憑
几展卷身若株心若灰嗒若喪偶悠然自
得不知百年將駸駸至也末作卲贈君焚
券諸篇尤為京傳瑞穀吳公之所首服謂

其從欲轉舒機神逾王理粹近程伯子豪邁近邵逸士嗟乎道德文章合為一轍存則人亡則書斯文一脉係豈淺尠乎哉沒後祝令公特上其事其畧曰三代古心一鄉先覺著書立言師世範俗辭臧明於公室望之若景星慶雲見堯舜於羹墻挹之

蓋渾金璞玉帥諸生請祀之時忽有所阨方伯公嘆其有待信矣先生不畀小官其清操實隻千古無兩當其去會稽時與太史陽和張公時相後先太史修會稽誌紀宦業稱其學粹政醇雖以憂亟去而人至今思之祝理學鴻儒張玉堂碩輔並加賞

録則家修官績可少概見抑先生嘗自賛
我也方將追前修於千古而惟日不足噫
[illegible]一言也究然無逸無倦之心法真足蔽
先生生平矣從龍惇愚無似讀先生文思
先生步武信學且未能更何得復置一喙
敬籍諸縉紳大夫輿評與先生自道者繫

之簡末聊以致景仰之私併見人心尊德
樂道之公云
萬曆丙辰冬十一月戊辰
不肖外孫汪從龍頓首百拜謹跋